

魏

書

三十九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唐房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二

一

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竒遂陷竒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雋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二

二

徒崔浩見而竒之乃改爲閻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間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閻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竒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群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
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
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
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
順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
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蜒遊鱗弈弈沖訓既
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耆
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
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

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爲意功由頌宣吉甫作
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
之管絃高允以間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
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
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
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間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
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間表曰伏見廟
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
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

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
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
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
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
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
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
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

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
之間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
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
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
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
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
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
深於是貧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
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

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隱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

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指益

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問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

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問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瞭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瞭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問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問。

對閭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
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
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
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
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
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
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

與畜牧俱進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
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
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
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
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可
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
謂險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

雖有斬勞之勤，乃有七八邊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

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書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教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百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疆的相兼，計十萬。

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能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怒之以情閭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

三敗而踰榮雖三拜而彌寵詔曰臨見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三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敝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與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統一統故得

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
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
基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
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
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為宜有乃詔問為書是時
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為中書
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
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主應謝所任問對曰
昔蠕蠕主敦崇和親甘字不遵父志屢犯邊境

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
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與問遂引
愆克冠謝罪高祖謂問曰蠕蠕使卒提小心恭
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
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淮使殷靈誕每禁下人
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愆以致極刑
今為旨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食羣官高祖親舞
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

上壽間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万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万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問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

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為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曰何先何後問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益者自鞭

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
可改高祖曰論語稱舟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問對曰臣聞政
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
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
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
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
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

三十四

魏書卷四十二

十三

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
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
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
問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飢饉之
方臻愍黎元之傷瘼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
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各上書極陳
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
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
太后以教哲贊世濟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

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異逾
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甫文德簡勇
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
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
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
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謹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
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
答三靈者矣臣聞自天無私降臨筮仕下休咎之

徵咸由人乃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彝
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平共邦各徵屢
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
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乘於天
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
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脩行終能弭息今
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
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
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

少兩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

西隨豐遂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

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䟽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

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

貽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戢一郡土不
關亡墨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
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
雖前羽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
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而留兵守郡不可自
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
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充又欲脩渠通
漕路必由于泗口沂淮而上須一角城淮陰大
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

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且
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阻南通江表兼近
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甯之鎮且安土樂
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
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
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
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昔取爾虜
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
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執水兩方

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徒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勇以待敵豐布德以懷遠八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間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

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介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實

小戎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豈平豈可於聖明
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
乃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
得如卿言也問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
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
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問昔在中禁有定禮正
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
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毋

魏書傳四十二

九

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
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問每請本州以自効詔
曰問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
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從授
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問以諸州罷
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
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復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頻
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問上表諫求回
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問璽書問上表陳謝世

宗踐祚間累表遜位詔曰間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來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間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感悵兼懷安駟警羸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

魏傳四二

二十

六

豐厚百容餞之猶百君公之祖二疏也間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賜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文侯間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嘗時所服間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令具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譽辱

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授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龍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魏傳四十二

二十一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小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負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階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閻發言有章句下

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
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卷四十二

二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鐸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戲俱爲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

魏書傳四十三

嵩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兖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

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贖絕使多年
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
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
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
築醴陽侵彼境土三三之理直在蕭贖我今遣
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
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
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
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魏傳甲三

二

李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
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
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辨可出
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
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
老耄老履道不渝是以釐華之始委以禮任遲能
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余言歸君臣之
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
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

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
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末慰私門明根
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
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之恩臣之願也
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
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
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
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
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

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
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馬
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蓬歸
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
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
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乘
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
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
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大夫加金章

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
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
閻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
而閻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
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
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
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
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

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
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
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
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
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
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
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
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
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

令高肇世宗之舅為百寮懼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不賜求亦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叢介僻在海濱山湖下墜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又捍危敵宜速審

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穆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

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
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
飢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
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
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
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
擾動脫介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
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
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
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
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
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
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
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
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
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

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王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丹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襲賜帛三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九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身仰俸祿而已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赦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制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六百

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三

八

黃琮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兖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

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邑同劉義宣之事身
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
為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
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
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
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
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
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
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
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感
感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為諸僧
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練歲中能入百餘
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
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
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
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蹟使劉纘至芳之
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

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
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負外
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
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
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曲禮遇日隆賞賚豐
渥正除負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然駕南
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
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
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

一魏書傳四十三

十

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
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
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
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
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
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纏笄總以茲而言
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父之肅亦以芳言
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山造三字石經於

大學學子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

南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顛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今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爲先誠復政
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乃端齊始衆務稟法故
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
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
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
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宫對太
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
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

重

魏傳四十三

十二

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
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巨擘
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旣復故
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
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
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
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
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
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老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以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虛名也案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

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言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身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共斟酌古今為六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方修正於是朝廷吉凶

大率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方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是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鼓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亦曰八里

魏書傳四十三

古

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子孟春令注云三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又南郊七里之審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
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
并南郊之季故云北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
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
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
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
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
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

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
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
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
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
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合文書加注云周禮王必畝千
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
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
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
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遠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

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

酌以意若遂令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大常
在洛陽於國一也然嘗在審本臣以庸蔽謬
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
依據今玄冬務隙野聲人閑遷易郊壇三三爲
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之已久且可
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
卿陸瑋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
之器後宗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
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

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
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
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宗專綜
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
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
差不合典式宗雖示相酬荅而不會問意卒無
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
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朝
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

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

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也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

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大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
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
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
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
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
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
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
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
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三

十九

黃琦

松也世宗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
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
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
謙慎更勅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
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
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
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
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
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

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
卷手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
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
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
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
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
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
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
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厥
以第三子琰為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聲之盛
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
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弟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
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
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太官行徐州事

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廡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牙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其廡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隲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負外散騎侍郎出補徐

魏傳四十三

二十一

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廡之死隲率勸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隲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廡弟沈永安中開府少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明粹少尚氣俠兄歿
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
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
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貞外常侍屢為統軍南
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
軍將軍張惠紹及彭允張豹子等率衆二萬送
糧鍾離時思祖為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

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
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
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
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弟寧遠將
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
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曹貞慶真龍驤將軍徐敞
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
二婢美姿容善歌舞待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
停寢後除揚列將軍卒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

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領寇淮北數年而死

續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方壽劾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秩於京師數年後以秩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夕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書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

魏傳四十三

二十三

七

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向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貞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大傳注川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

而送之曰劉生堂堂岳有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
為^也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擇
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
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
壁而已太傅擇及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
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又諡曰宣簡懋詩誅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
五卷名曰物祖

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

魏書傳四十三

二十四

七

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
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字士文少而聰慧年十二詣尚書王衍
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
疏薦之拜祕書郎筠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
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
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為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為南兖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為太子恂納其女為孺子卒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

鬼書傳四十二

二十五

丁卯年

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為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時介朱世隆等威權

自己四方怨叛城氏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
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
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
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
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
以射獵為適興和二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竒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

城內附靈竒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
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
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
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為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為琅邪太守屬徐州刺
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
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
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諡曰懿其
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
尋轉沛郡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
陽伯車駕南伐旣尅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
及鑿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尅荊州留滿寵
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
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歛於
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
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
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
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
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
修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

年元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
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
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
重於世不虛然矣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八十五

魏書列傳四十三

卷五十五

